

宋  
書

四十三



宋書

列傳第五十二

宋書九十二

臣沈

約

新撰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

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

金撫皆寬簡華芳未暇而

左右無幸讐之私閨房無一毫之飾故能戎車

歲駕奉朝不擾太祖幼而

入臺大業及難

興陝方六志著我命

司空竟責由

實役不及民自此區窩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

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僂止於家晨出莫歸自

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養爲賢差沒世不徙未

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即吉

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丘

百戶之鄉有市之邑

謂謠舞踏觸慶之

蓋之極盛也暨元

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我役大起傾資埽蓄猶

有未供於是深脣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

戶不盈百革以荐之以師於因之以凶荒宋文  
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  
西二堂而已丘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  
一所改作所居唯稱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  
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倅嘗大馬餘幕  
粟木衣繒繡追兩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索桶  
諸殿離廳綺節珠寥闊三垂安幸臣賜領府藏  
竭四海不供其欲羣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祚  
彌篤浮侈恩不加下以至橫流在民之官遷寧

文書傳五十三

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薰蒸之化事未易計  
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  
莫從今操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矣蓋微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  
祖廩晉驃騎將軍祖耆之中書郎隨之上虞  
令鎮之初爲琅邪行參軍山補剡上虞

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轄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

寧朔將軍桓玄輔

時三吳飢荒遣

不奉符旨金之不

當時貴盛鎮之爲所

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主政入玄將苻宏  
寇亂郡境鎮之拒戰主政子弟五人並臨陣見  
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無以自主政乃棄家  
致喪還上虛舊墓畢爲子標之永安弟參<sub>主政</sub>子  
之官服闋爲征西道總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  
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  
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既而前軍至

利白衣吳王尋獲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  
主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  
匠遷御史中丞正不撓白寮譚之出爲使持  
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守零  
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者清績父  
將繼美吳隱之嶺立主政莫非此不廉也在鎮不  
受俸祿蕭然無所營立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  
初建相國府以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  
嚴而不殘遷右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除鎮之以

腳患自陳出爲朝國將軍

琅邪太守遷宣訓司

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升卒官時年六十六

不弘之在德送傳

慧度交趾朱戴

東北曾祖元爲寧

廣太守達居交趾父瑗字

言任州府爲日南

九德文社太守初九真太

守李通父子勇壯有

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陸

遵之當量分遣二子

斷過木產津要獲收衆斬

遼州境舊寧除龍驤

將軍參之在地十餘年與

林邑累相攻伐遷之

精長善林邑王充胡達攻

日南九德九真

郡遂圍州城時遜之去已

隨環與第三子玄之

悉力固守多殺獲無累戰

八破之追討於九真

曰南連長謀胡達走還林

巴乃以瑗爲龍驤將

零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

軍將軍廩循竊據

胡達使通好瑗斬

六年年八十四卒追

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

靈第五子也初爲州

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

守瓊率府州綱佐以

是達寇不宜曠職共推

慧度行州府事辭

歲二年除使持節督岷州諸軍事薦武將軍

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午春盧循襲破合浦經向

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塘交戰

循長史孫建之循

僕黨猶有三千人皆被掠

兵事李子遜李亦、李脫等奔宣石塘監禁

各有部曲循知卒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卒

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

循晨若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亡

糴財以充勸賞爲交趾太守

九月癸亥定廣

計司

宋書列傳五十一

五

民竝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率高麗合數萬人等  
雜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多縛目築一高臺

燒竹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振并循二子魏屠

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之李慶等皆首

寧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祚是

號輔國將軍其年六

正萬人南討皆已所殺

過半前後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

大泉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憲奉表獻

慧度布衣蔬食僉約貞素能彈琴頗好莊老

鑿滌祀宗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餉政織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洽洽姦盜不起乃

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年五十追贈左將軍急度長子貞外散騎侍

郎弘文爲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度板弘文爲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貢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譽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爲右

弘治四年

宋傳五十二

六

監注正四

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患篤勸表待病瘻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二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也人文母旣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仁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父邈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諮議致敬唯內

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

玄諷中丞爲書官文敗以爲秘書郎尚書會靈

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軍參軍

布部

共令建少司馬守

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焉

徐羨之銀臺司馬尚書左丞山陰公歷二丞三

邑精工銅明聖爲一品所祚元嘉食爲始興太守

三年患之大使建行四十六方使知縣各言擅營鑿

因此考之東三事其一曰郢大同武古入年歲十六

便課止六十六倍上五以下至十皆課米三十

太子書卷三

一戶內口二十多口悉皆輸米直一石三錢見李舉

田作或云丈量地無相侵過年及應徵而侵自逃逸

既逼墾種但去歲益易或云前歲受糧產子不

養戶口歲減宜之云謂之定課限使得等

立今若減其米量率有交當考之將來理有深

益其二曰鄉領每民

餘戶鑿坑採砂皆

三丈功役既苦

官司檢切猶恐

餘口皆督役

所以歲有不稔，併致甚困。尋甚邸用米不異，  
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  
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  
又俚民皆巢居鳥，閑貸易之宜每至買  
銀爲捐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  
不辨，自由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  
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  
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  
澤沾被近嶺南荒蕪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歟。  
弘治四年

宋傳五十二

八

監生王相

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以旌清  
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  
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  
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殯，  
朕甚悼之，可賜錢。」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  
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主弘衛將軍主簿。  
秦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

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

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爲士戶

所愛詠上表薦士

聞陵雪裏似貞柯必振

輒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參軍史朱鳴鼯

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沖夷秉操純白行稱私  
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次貲而隨牒南  
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頤掌蓄機屢

宋書列傳五十三

九

卷

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永心魄不貪流爭湧  
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空貢鑛之飾連  
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  
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以牧任專旨  
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  
如得提名禮闈抗

省搏領表之清風質永

宇之潔望則因心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

地

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

贊言希垂聽暨元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王譚

下

司馬長沙內史行

州府事毋意多云職張

趙廣爲亂於益州

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

年乃追徵爲特節

寧二州諸軍事寧朔

軍益州刺史陽鄧

惠秉著寇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主安說

禡之二十九辛亥時守

六十二身亡之日

無餘財太上甚痛惜之

曰儼屬志慶歷

恪勤奉公盡義克已無倦

憂榮未幸不幸

貽念在儼以爲傷恨可贈

輔國將軍本官文

嘉義十萬宋二百爵謚曰

太守賀東從弟

簡子子審立言外郎弟度誠會言請長吏尋陽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粗思曠金紫光

祿大夫父普驥騎咨議參軍長一年十五喪父

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有戴闔居第

學未嘗有捨初死

而參軍除員外散騎侍

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執之去職尋

廬陵王義旨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吏東莞太

守入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王弘薦

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入爲太

中舍人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精彭城王

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

南土卑濕母年老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

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歸憂

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一種爲斷比皆

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

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

分母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

解印綬初發京師一故嘗物盡得便

錄後歸急以還之在中書省旦夜往鄰省謁善

寢出問依事自利門下一下以聞夜人不知不

受到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以聞室前

蒼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或稱之子師門原鄉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仁道晉太常

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七人並皆幼稚撫育

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知芝之母楊前寧府參

高祖督徐州轉主淮以爲世子中軍參軍宋  
禪隨例爲貟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永帝  
即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爲永世烏程令以善  
著名東土徵建康人以嚴察京邑肅然聲譽  
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  
政事煩擾訟諍殷積階庭常數上人秉之御繁  
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  
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  
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竝以簡為  
外治無事

宋書傳卷十二

十二

監生��子興

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方  
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  
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宦留以付庫十  
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丘郎吳令元  
殺徐湛之微以黨與見誅子謐昇明末爲尚書  
吏部郎元嘉初太初丘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  
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風將軍陳南  
一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太子廉恪脩慎在公忠私安約守儉之

彌日前宋縣令咸清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

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

自少清廉白首彌薦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之

元德號寧朔將軍

賜絳五十五匹穀五百斛

浦縣國道各賜絳三十四疋二百斛

王敵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朝有名青山

官至南臺校尉桓尋之兄祿大夫文書之豫章

公相敵之被遷於太祖座聽官左民尚書光祿

大夫辛宮元嘉元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

言所統永嘉郡宣北義渠二郡太守蘭陵侯安

李庶自嘉義元年信惠並官威光兼

著外清姿暴內韞民繁役賦均平聞者皆稱綏

穆初附招舊荒遠郊境之外仰懷風采

授績能是顯宣升階秩以崇獎會達號寧朔將

軍其後晉壽太守

云亦有清節辛宮元嘉

二十八年詔曰故終遠紫軍晉壽太守郭

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入任白水盡勤靡懈公

奉私餼

劬勞衣袴食飭弟惟食故起

并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无

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就

五百斛時有北地傅僧祐

潁川陳珉高平張

竝以吏才見知僧祐

臧素傳珉爲二令善

發毫伏境內以爲神明祐

祖父湛晉孝武世以

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

安武康侯府

令竝著能名宋世

言長吏者以三人爲首元嘉

寧高平太守蕃詞有清篠

孚亮爲昌慮令亦著

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

劉道隆所表世祖壯

吳郡產法眞塵官有清

竺嘗爲劉秀之安北錄

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

咨議參軍孫詵書曰

足下同儕似有陸錄事

自此生東南名地又張

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

心節年少官下秉朴不

衰計嘗日夕相與申意

太宗初爲南海太守

官太宗世琅邪王悅

在官清正見知悅字少

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

父靖之官至司徒

長史靖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

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父自得也遂不果悅

始中爲黃門郎御史。宣武上以其廉介賜良。

五頃遷尚書吏部郎。脩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

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尚府太守

太醫諸署行姦巧甚多交訛死衆咸謂諭署祝

祖之上乃收其少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寧

今度汎步江長之中流

吏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堵也用功

寡而成益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

民無虧穀豐饒勸賞嚴刑事多專斷天一詔書希

無罪色蓋畫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歲代情爲繁

變民咸若務多前古立績垂風徽易百倍若

上古之物治此世之民今文之良撫前代之

俗則武威弦歌將有不弱淮陽下治如或可

未必今才既亡善化有遺焉也

宋書列傳卷三

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書九十三

臣沈

約

新撰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入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曰隱者也。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

公羊傳

宋書傳五十三

監生五則

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完麌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沈耳穎濱。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避世。即賢也。夫何違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恆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達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開。無可知之精難。

宿有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

人故隱用致隱者之自身隱既聞其說賢者

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

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

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第於亞聖以此爲言

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尹三避之與幽

及逸民隱君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

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

有褐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

三言

卷之十三

三

名高士以爲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寧不可誣今爲隱逸爲虛賢隱之位其餘美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顥字仲若譙郡金人也父達一勃並隱遁

高名顥年十六遭父憂斂於毀滅因此長抱哀

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顥並傳之凡

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

下顥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

復奏名造新弄勃五部顥十五部顥又制長

一部竝傳 於廿 中書令王經常攜賓客造之

等方進豆粥緩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緩  
步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  
山効疾患醫藥不令願謂効曰願隨兄得閑  
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告療願當手移  
以自轉耳乃告時求海虞今喜去行而弟止  
相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爲吳下吳下士人  
共築禁室聚石引木植林潤少時繁寥有若  
自然乃述莊周天旨著消隱論注禮記中庸譬

三吳特守及君內衣冠要是同詩異澤堪行伊  
往不爲矯介裏論以此多之高祖令爲太尉行  
參軍琅邪王司馬屬竝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  
太尉參軍戴顥辟士韋玄秉操 遵守志不希  
宣加旌引以弘正退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  
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顥太子舍人宗炳竝志託丘園自求衡輶恬靜  
之操久而不渝願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  
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上五年徵散

常侍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  
顯烟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  
甚美顯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顯服其野門  
不改常度爲義季鼓<sub>玉</sub>竝新聲變曲其三調遊  
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  
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當謙戴公山  
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顯合何嘗白鶴  
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  
制未工遂特善其事顯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  
金言厚五十三

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  
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脅肥耳旣錯減脅肥  
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  
無子景陽山成顯已亡矣上歎「恨不得<sub>一</sub>」  
顯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  
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  
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間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  
竝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

府治講於毘舍曰今日何施而可

其宿釁告其惠澤貴敎門次顯擢才能如此

之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足問其故答曰臣

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喜其對妙善舉書請

言理垂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嘉

從之未嘗不顛曰也乃下入廬說

孝文嘉之號焉南平太守過其俱還至於江陵

三處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名爲太尉孝文不就

二兄疊卒孤累甚多

以相善

蘇藩

高祖數饌齋言後子弟從祿乃悉不養更高

祖高祖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獎賢者而至

晉書及若舉未臻仰膺仁園之增益官南陽宗

炳爲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一日不褐

召以禮屈之於是竝薦太尉

景二子不足宋之

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微

爲太子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

質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

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

慧堅曰死生之分未

達三復至教方能達之東衡陽王義季在荆

至炳室與之歡談今爲荅云參軍不走好山水

愛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者

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嘗曰老疾俱至名山

恐難徧觀若當游擇觀道跡以游之凡所游處

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海琴動聽今袁山有

古有金石弄爲諸君所重是氏之其聲遂絕韋

炳傳焉友君遺集詩賦頌燒受之炳外弟

譽接亦有素業之著也其子濟川王義慶等

崇酒主筆並不競力慕之會病卒元嘉二年

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號曰長季與司徒江夏

王義泰書曰宗居士不競清高肥素無

始可嘉焉之慟惜不能已子一南譙王

車騎參軍次縉江夏王義泰司空主簿次昭

州治中次說正貞郎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庶

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

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

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

詒華受業序

年通五經并縹侯名冠

號曰顏子既而謁

君讀老易入廬山事沙

慧遠時彭城劉

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

心徵命謂之尋陽三

隱以爲身不可違餘累宣

絕迹終身不娶妻布

木蔬食劉毅鎮姑

無軍在太學博

不就江州刺史無招招請

是不尚節峻貶從

之游嘗以茹葷高士傳得

出處之言曰爲之往

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

之語于安樂寺延

人讀禮月餘復還山以此輕矣劉裕為之高祖  
自臣聞恢耀和善少在豪傑之寶雲亮宗本宜  
野高世之逸是以還豫台周之德廣遠商洛巨  
漢真業乃昌伏惟兩公並舊氣 惠天續斯游  
外暢於冥內靈遠形乎應近華汾陽之舉輶駕  
於時艱明揚之旨若虞恭穹谷矣寫見處士鴈  
門周續之清真貞素忘塵俗深弱冠獨徃心無  
事性之所達榮華與謫宦俱含情之所慕義  
庠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尚義義崇才亮首

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潤潤

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  
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爲  
太尉椽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  
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貞高士也尋復南  
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一上爲開宮東  
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卑弁見諸生閨續之禮  
記載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園三義辨析精  
深大稱焉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

宋書傳五十三

八

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  
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  
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大之郎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衛尉領之幼  
也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  
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  
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  
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  
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

之同行答曰凡相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元鎮之之

安成郡弘之解職日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

鹽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萬祖

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吏除貢外散騎常侍並不

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祐爲二部尚書

聖明司契責德惟新壽蓋及春嘉揚隱介默語

仰風荒遠傾首前賓外羣詩言寄環弔王弘之

恬真丘園故心君是前言將宣金言玄昌事

君素履純潔調素言之註書懷三事未蒙表飾

宣加旌旛貢子立園以彰上遜之美以若動求

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奉可著作郎

即徵弘之爲廣子不就太祖即

舉弘爲左學

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盡苦節彌於暮年今

内外晏然嘗脩太平之化宣招空谷以敦沖退

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

弘嘗解躬義與之即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

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此經過

讀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  
亦不賣曰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二  
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  
依巖築室謝靈運頽莊之竝相欽重靈潭與爐  
陵王羲之具牋曰會境既豐山水足以江左嘉之  
茲多居之但尋幽慕榮幽棲者或復方歸  
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廩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  
纂戎先業逝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

無居亦謙貪廉競殿一下受素好嘗若希衣  
無意昔聞虛想巖充若畫一念可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年六十三顏延  
之欲爲作誄言其子之子曇生、吉家高士之  
節有識歸重豫宗之弟應真述況僕託慕之  
風竊以敘德爲事但筆不足書義誄竟不  
竟曇生好文義以筆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  
太常卿大明末薦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量  
載輿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

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

成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保爲袒司馬時人謂

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未

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知給事中

不就尋除左氏尚書復起應命送太常山

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

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

時年七十二

宋書列傳五十三

十一

監主王相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炎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游山遇沙曰

禪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缅想人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

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載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敬弘以

遼淳之子尚嘗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

往茅室蓬戶度草蕪徑唯牋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

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司徒王弘要淳之集治城

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

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事在記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

陽太守兄咸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

一  
笑書三十三

監生王太

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

刺史郭銓文也遣送豐麗凝之惡數之親屬妻亦能

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乘薄笨車出市買

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二十三輪公謂永

興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

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

復取元嘉初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

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頗旨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莊尚楚王稱僕嚴

孔晳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妻時戴顛與

王羲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鑄羲季慮凝之錢

角幾十萬髮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峯紀人迹爲小屋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云

壽年五十九

董衡字孟道武陵漢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年十四鄉黨舉為孝子西曹不

宋書卷三十三

行謝轉臨州余爲主簿詔歲三義廉譽秀才除臺朝請臨川王義憂平西參軍告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泰見而嘆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羲季者荊州發農人新及劉伶之而竟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赴時或賦詩言不文世元嘉十七年卒

年四十二

姜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溫湯之莊莊子嫡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子宋

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

獸皮結卓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

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

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

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鄒文字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耕除著作佐郎南陽稚法賜不貞外散騎侍郎

郎法賜隱跡廬山千今四世柄身幽巖人罕見

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

獲慮致頭殼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

弘治四年

十四

監生王相

### 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

又詳姓字記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

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簾瓢屡空

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

失以

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之深貧

州祭酒不甚受禮少日自歸冀州名主簿不

第耕自眷達抱羸疾復爲鉅軍建慶參軍謂親

明曰勦欲詣取以書三通之資可乎執事者

之以爲彭澤令之恩今更糧不捐妻子

子

種抗乃後二浸五十畝種秋之歲種抗郡這

管郵至縣吏白應求希見之者嘆曰我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吾鄉至小人即日歸

善去來真諱曰歸去來今國日暮之朝不繕鏡

目以心爲形役空懷長而眉恚短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憐遂委其未竟事休休而昨非

舟起還以輕晨風韻韻而吹衣

前

長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雲散意寧僊歡迎

釋子後門三徑就荒於菊酒春鳴鳩幼入室有酒

停尊引壺觴而自酌耽廡柯以怡顏寄幽窓

寄傲寥寥之易安園日步而成趣門雖設而

蕭牆策杖老以流燭待矯首而遐觀雲無

出岫鳥去飛而知還葉落驚其將入撫孤

歸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游世與我以相遺

後駕言兮焉來說親戚之情詰樂奏言以消

農人告余以上春將有事于西臺命巾車或

棹扁舟既窮途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不欵然

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應乎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希莫不委心任

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言貴非善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怠東鄰以寄

嘯室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與夫々今復

六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

知識之不能致乃潛官廬山以今潛故人龐

遜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有脚疾但一

門生二見累監農說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忽

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裕後軍參

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逌過日日共

飲往來嘗飲數升醉時苦渴渴時苦渴

走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家

叢中坐父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

不解吾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立便語客或醉欲眠卿可去真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名祖晉世宰輔恥復辱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晉元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

此治西年

全宋文列傳卷十三

十七

醫生王大

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愧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嘗感竊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掩何慙兒子此旣一事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菜婦抱茹苦心良獨固固少年來好是自偶愛閒靜閑卷有得便欣然

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

開有喜

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音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

以至漸衰喪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

喪分將有限也恨汝輩雜小家貧無役柴水之

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

臺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

寧伍舉棄刺違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

人實貴矣父之文哉潁川韓元長漢文名士身

春晉野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毛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淑慎慎哉吾復何云毛詩

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陶唐邈焉

賓星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牛厥

族以昌紛云戰國漠漠襄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子愍侯於

懸侯運當攀龍撫劒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可

土開封豐盈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原

崇河君墓川書道衆修載羅時有重讀遺

在我中平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烈伊德天子

曉我專征南國功最辭歸臨寵不憇孰謂

而可近得薦矣義祖貞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六茲愴言

嗟余寡陋猶多慙文領善書真景卷立三千

之罪無後言急事誰念余公聞謗遠上云嘉日

占爾良善之言曰寧忘舊游君朝夕念茲

在茲尚想此良善全之三才之三靈而永矣

凡百有心莫不于斯誠見三才之全不可人亦

有言斯情無喪自古有善者必有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凡異之言皆非善也諭之不才亦已

焉哉昔元嘉四年卒壽年六十二

宗室之守叔之弟南陽溫陽人炳後文弟也娶孟

享元泰謹家資好學詎文義不遠炳而宣溫遇

之州辟主簿不委矛就公私識遺一無所

高祖受禮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

皇廟宋武帝詔三詣或之尋兼矣不見也

小戎布  
之草堂之人

長龍叔何枉軒冕之

于真還表薦之徵貟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吉

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慶吳興武康人也少之愛好老易居縣北  
石山下孫興亂後飢甚廢頭里為立小宅臨遠  
山精廬丘諸孤兄子共全慶之妻西人改節受  
喪於薰庭王敬弘深敬之尋府一二年皆不就  
京人竊其園棄者過之方知之竟告警者取  
足去後乃出人云其屋復苟今人之曰惜此  
猶欲令成林更有甚者相與大令人買大筭  
送與之盜者慙不取之而以語拾自資同榜者  
王以世所得宜之拿之愧恧嘗云勿令  
居士知冬月無復衣載篤聞而迎之爲作衣服  
共與錢一萬既還分身正衣冠悉供諸兄  
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  
之厚相資給受業

次正學從武康令孔

之厚相資給受業

得有承太祖聞之遣使存問焉

爲家

解悉以嫁妾孤兄子徵貞外景請待詔不就

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室四月八日每請

請像之日輒奉不感物壽滿庭香老菜食恒無

經日之資而奉言爲崇最故不居太祖教都縣

令隨寺資給元祐十六年夏五月上

慧鋒脩父墓後言皆不諱

郭希文宣昌昌黎人也嘗祖高僧高僧高尚不仕

希林少字家業善行書多所傳參軍並不就

元祐初吏部尚書王蒙弘學之子太子庶

希恭爲著作郎歸又多與父叢書同郎並

不就十一年卒壽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

祐字彊甫文獻真宗幸毫州不就

雪次宗字仲倫章丘人也少入廬山事少

門釋墨遠臺志方華元祐三禮毛壽隱退不交

世務本州辟從事貞外敵詩告詩徵並不就

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主之位固宜有定分定

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示所稟之中

勿率耳。吾少窮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閱之。

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予弱

冠，遂託業於廬山，遠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

訓弘道，外章等美，內懷悱惻。於是洗氣神明，玩

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

言之歡，實足以通達輔性，成夫子臺之業。

忘憂不復，朝日之景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端正說頌，表明洞玄，續以靈芝，違天備嘗秦蒙

曉旨，誠願頓忘一朝心慮，荒遺情意，棄損故途。

今者歸詣龍吟山，居谷飲人煙，火絰日月，不

覺勿復十年。大焉之齒已渝，矣！命岐蹉將迫，前

途幾何？空遠想尚子立岳之舉，近謫居室，瑣瑣

之勤，及今耄未至，憎衰不及頃，乃可為志。於所

期縱心於所託，棲來生之涼，享真率年之

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

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元要已畢脩惜衡

善，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

往家事大小，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

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

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

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立建康

駕數幸次宗學皆資給甚厚又陰築臺中六

丈之遺產與公卿以下立設祖道二十五年詔

曰前新除給事中書次宗駕尚希言盡行明脩

貞覽招命歸志蓋約宜加矜引以茲退素可散

騎侍郎錢又徵著邑爲築室於鐘山西巖下

謂之招農館便爲皇太子諸王講義取經次宗

不入公門乃復自著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

十五年卒於靈山時年六十三、追與江夏王

義泰書道次宗亡義泰答曰雷次宗不教所喪

臺可痛念其幽棲第數自賓聖朝竟已復禮也

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予肅之頗

其妻官至豫章郡丞

宋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

清揚州主簿二十年少有高情親云服闋

引代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石墨

遺頭顱為行人所取明日以復如此人稍怪

其父方知長朱隱士所賣猿者隨其所送多

留錢所樵箬而去或遺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資

資歸

泛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

山陰為人買繒絲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頗

能二三連吟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鄙

曹

州主簿從事皆不至不就隱迹達人唯云

匪

友言對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蒼

立

寒素貧益至冬月二衣並無絮自此不復

立

三餐食就就宿方悉挾布飲酒醉眠

綿

天晝還西流涕悲慟豈亦爲之傷感除太子

舍公不就廳峻爲東楊州發教餉百年起教五

解

金幣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才

冠所事襄陽王被臨州辟爲文學從事子之峻

餉吟采二百解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

時年八十七，太宗爲會稽太守，餉百人。

累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同讓時人說

## 足以比采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聽之，音光，羣  
夫夫素少有志，行家貧，老，初爲廬陵國侍郎。  
吳王去職，張良廬陵王紹爲江州刺史，勸素作  
吳，蒼曰：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顏魯  
公之贊得以自立，受安陵公以人格，累舊  
祖孫，位欲達，竟退下，詔曰：達者病務高遠。

卷之三

古今類要

三三

蕭徵執俗事，素必奉清節，朕殊已求言思惟，漢  
風，哀邪。王素會稽人，百年，並廉勤貞遠，與物無  
競，自是皇諒志在不移，宣加褒引，以光難進。

太子舍人大明寧太守江夏

義恭開府辟

召等，素爲僕射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  
舍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  
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主  
乃爲蛇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言

宋王劉曜之汝南州詔吳郡褚伯玉亦隱白

志康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葬詔守伯

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熟方山徵貟外設

侍郎正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累布山

十餘載杭州辟議會從事不就

閩康之字伯愬河東楊人也在京口嘗屬司

昌少而爲亭臺狀貌偉岸

郡

以文義

康之與文友善奇這

康

之見而知之晉陵顧

悅之書三劄易義四劄

康

多所論釋嘗就

有情

康

之詩多所論釋嘗就

沙門支僧訥墨跡

康

自京口

還金江度長景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寧太祖

聞康之名嘗降武昌國辛言將軍廬陵祖統

祖立不說

康

爲從事苟

車騎參軍嘗使下三姑病卒瘞於水濱康

之其春得袁園篤小恙雪以迎喪因得虛勞

寢頓二十餘年時有贊曰蘇司諭文義世祖即

遣大使陸子真巡視天下使反薦康之

重貞操助清固行信間黨譽延邦邑棲志

德不可渝宜加徵聘以凜風軌不見省太宗泰

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

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  
居道憎譽期通若使值見信者三違時來之  
豈真放情江海取逸立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  
且巖壑雨逺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入襲高城萬  
雉莫不苦羣閑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崔渚

宋書列傳三十三

十六

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差冠東都夫何  
之有哉

列傳第五十四

卷之三

恩詩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  
爲小人，居釣孚，吉寺也。  
師傳說去爲說，祖先諭  
揚幽及考，言是與之者。  
世農大祐，宜往之，義位公  
重言師宜往之，吉。居  
崇西漢元帝，宋孝子，  
爲善門，皆由勢族非  
未喪創葬武定基，宜  
才優芳才為世族高  
才，至晉真之能改  
出，及乎升降，善寡德  
正俗土，善而待宣品也。

昔者周易之說，太公起爲圖，  
公旦之性，鼎食之風，  
漢室之運，未若胡廣累  
志于學之子，數度名  
流之士，皆以方正  
之才，著述之業，  
而立於人間者也。故  
謂其著書立言，以  
傳後世，則劉毅所  
謂之者也。蓋曰：

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

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

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

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

妾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不運官置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偏通耳目所寄事

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異

卷一百一十一

宋傳五十四

二

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

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鉄鎚創瘡構於筵席

之曲服冕乘軒出平言笑之下月金北魏宋

方舟素縹丹魄至比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

朝王便未或能比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

徒恃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

樹閭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空

資斧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之表、

段倖傳令擇其名列以爲國子司徒元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分具之碩子販紵爲業

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立延壽善書法興

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

云戴碩子三兄敵陳載二千萬錢法興少賣書

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璽日入爲尚書僕射今已去

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今又得法

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今又入義康敗仍爲世

祖征虜撫軍記室尋上主州刺史舊而主郎

義上於巴口建義法興書

俱轉參軍督護上郎位

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

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

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一年

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

昌縣男食邑各三百石

六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

太子如故世祖親臨見朝

大臣而腹心

行無所至

素見魏侍郎

東宮而意任諱之未

尚之人士之末

中侍始興王濬讀書目亦涉

文史多為上所知

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

中書通事舍人凡

選授遷轉誅貢大處分

與法興尚之參懷

内外諸雜事多委明寶

多納貨賄凡所薦

主罪戮尚之每臨事解縲

多得全免嚴省甚輕

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今主

多詔化貨賄凡所薦

言無不行天下輻湊謂之

多詔化貨賄凡所薦

明寶之驕縱元首長子敬

爲揚州從事與上

買御物六官嘗出之散

服騎馬於童左右馳

驟去來上大怒鞭敬死繫

明寶上方尋被原釋

委任如初上謂明前廢上即位

與遷越騎校尉

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

錄尚書事同僚已而

法興尚之義權日久威之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

至是憚憚尤甚廢帝永親萬機凡詔勅祐

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

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

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

有所在法興每相見不制無謂帝曰官所

此欲作火官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辛闥人

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

減願兒

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

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應天子

願兒因此生忌帝曰外間云宮中不兩天子

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

興與大室顏旛

一體吸晝往來門客恒有數百

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第一

在宮閣

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惡此坐席非復嘗

帝遂

怒免法興官還田里仍復徙付遠

郡尋入於家

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

庫藏使家人

錄鑰牛死一宿人殺其二子

法興始焚之

藉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

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鹽

萬國

心勲崔口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特遇

恩專作威福肩憲贊化號令自由積譽累

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

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遠度

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

等宜竭誠以副所期尚之時爲新安王

蘇撫軍中兵僕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

軍咨議參軍三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

越騎於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貞昔從孝武燕  
勦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  
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

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

梁書列傳二十四

人奪權豪恣雖虐土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

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

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

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太子

宮晉安王子如平後以軍守官內封邵陵縣男

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爲新安

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貞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世祖世帶兩清河太守前廢帝即

任悉歸法興而明寶盡矣以為宣威將軍

莞太守景和宋昌邑一日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

務煩擾以 賈人多要經戎事復委任之

寧將軍事平

寧

軍晉陵太守進爵為侯

增邑四百戶 未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賂

削增封官爵尋尚方呈被有旨安陸太守加

寧將軍事尋諱請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

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之齊太中大夫病卒

武陵國貞書今晉元司皇法皇明寶俱爲

宋書卷三

七

祖南寧郎美靈元嘉二年奉使還都道元  
立遣元嗣南還帝上以徐謹之等表上時在  
己酉元嗣具言父薨上遣元嗣下旨于劭  
既而上舉元嗣之子元嗣元嗣之子皆右  
反謀幼不告竟加考據不服遂免其祿事克自  
贈貟外散詩

明中又云 順者南東海剡人也官王台

嚴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  
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晝休人不堪命或

經死者人役聞配縣度如就刑戮時建康

囚或用方材壓頸及踝胫民間謠曰寧得建康

壓頸不能

矣

又相戲曰勿及頸付冀

真酷暴如此

害戲云顙度刻虐爲言也

所疾比嘗在之左右因倡謠即日宣旨殺焉時

人比之孫皓殺參魯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爰後以與  
傅亮父同名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  
守典軍從兄征徽客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

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爰善治美

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尋南臺侍御史

始興王譖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至宣武帝

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聽授人略二十六立

重遣王玄等

宋書卷之三

玄等

寺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高崇

銜中旨臨時

宋書卷之三

玄等

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

義秦南太

宋書卷之三

玄等

發力詐効追義秦因得其

時世祖將郎大位

一府造次不曉朝章多素

諳其事既至莫不悉說以纂六書而撰

卷之三

是三年索虜發邊詔問羣臣防禦之策安南議曰

請旨虜犯

臣遠遠孤城危謹復不可

臣坐知虜猖狂

以

以賈列卒操候伺覘聞

不勞大舉山

真永寧然遠於千里費巨萬而

民造創資儲未積是齊斧鋒在旁氣精悍  
是其休靈威退懦蠢小半燼燒在誰剪思  
遷也以袁有鋒華不敢妄入高涼或至能草寫  
書于林巖長太倉也臣教差之日勢不相

方使之歸遣詔反線卒豐崇只諸督統聚燭

計資力足相抗擬不若告諭大督雷赳鳩  
尋州舞指名遷若自送吉楚正馬不反詔  
旨謂終急持之必出許見多一責

以

以

以

可以相聽也

聖

以

以

以

新消野以秋營苦僕殺私

業公代虛出蒙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

以

以

以

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邊隅據險保

爲首尾胡馬既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

長驅詔旨

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

所止止歲殘

庚

盧先享聚衆則消費

敵棄倉卒又

辛

人臣以爲推鎚前討大寃

奮力據本

壬

未不使多衆今寇無侵國家

城守足養士

癸

得勇戶在得才德之士

戮貪慾唯利是規不挫凶圖

壬

志歲結臣以爲

不擊則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

癸

宋書卷三十四

收則王矣不立爲立之方鼓之爲要詔曰昔

邊地歲歲馬公私失業經賣國於邊輸邊國沒

無遂事寢斂斂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爲或磨力之

方主於積粟塞下若在邊民生業列皆

重

非無以處亦不能制其侵勢今當使小步

制其始寇大

壬

亦不能制其侵勢今當使小步

鳥道矣

癸

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英

郎何承天草創風史世祖初又授奉朝請

南臺御史建武真生謹成之六年又以表

作詩傳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

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表更章昭策

先隨山之

入

雖王德所至終陟同南奇

耀神宗始於

一日兆於納塗其在殷頌

發文王受

自周寔嗟華台考行之盛則報言

之弘號

之二慶亦同茲義墓志亦有豐碑

而卒於是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音

明以武定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

實亦非更姓之本

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

差文定之鴻規與謙緬頌

其事無以過之

卷之三

三

雲霞萬里然餘分紫色滔天泯

而不知其盡傳涉雲霞紹煙起雲霧非所諒滅

而顏忌子首述豈不以率先歸之則尋功皆苦

之後景失惟皇宋之金行之廢之靈經論之成

之學玄光之鳳翔集祥符而龍舉剖定鯨鯢

之天人之屬晉書

也補工二

於二分讓德葛於不嗣其

於二分讓德葛於不嗣其

義德萬物赫然明一歷觀逃聞莫或斯等宣

之改文豈齊夢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

唐宣力勳功臣之斷真僞玄冥篇同於新之

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紀命千紀受戮窮詞

誰揖禪

讀外譜讖

之宋景國與體大方垂一

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文

王義之等十五人同參議宣以義熙元年會  
斷叢讀詩皆已陵三休若尚言金部郎檀道

二大讀宣以元興三年為始入學舊之蘇讀  
宣以第國爲宋公元年讀曰看籍卷八編錄二  
漢東史已有之則是玄舊宣之宋景和書

七年夏壽讀詩宣言世有而變者以太

兼尚書左丞宣者還言是朝之文臺左丞著作

兼如許也名易字景和玄舊將作大

匠奏及管宣事入差寔人主從之頃涉書信大

奏朝貢元公徵入侍左右頃參議門既長矣

附會文節

寄六重

懷注非爰讓不行誰復嘗

顧子所解過失尤既不敢立異蓋所言亦不見

後世祖崩公際後晉安王子勣詩讀博士

宜習業誠不足考也喪讀喪也重習業何嫌

始安王子真博士人皆爰爰三小功廢業三

喪何容

斷手繫首如此前後

無道殿首

非樂章美於將迎始

無許誅盡後以爰爲善門奇詎籍射聲校局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至三戶龜符公主臺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流參之山陰公主司

章夢亦預焉太宗即位例割等以言門奇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皇帝太子十六

作並如故爰秉權曰又上言乞蕃素房不說

景和盡辱卑約爰禮敬道弟容訛上術己人倫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弟容訛上術己人倫所棄太中大夫徐爰技述所懷

參時望門

彙族遷位善榮皆非超奇而諧則

輕險與性白

讓妻自少及長奉公在事

蓋憂篤

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三策出入兩宮大初爲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苟存不殆

統唯極諳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故使治政  
縱興造乖法損怠害民皆自此始景和悖詮

杜贊協

主教垣姦

從故主事七朝白首全皇

固顏節義在等譏數取人

自以體含不厚識鑑機先達臺史兩周知章信  
朕撫亂反正勗濟天下盡忠不遺一毫知之深  
憂恩養而無輸效遂內疚異心著於史迹陽憲  
孝曰固所陳聞情事緩文言之竟多言全則列  
賢彥國無佞邪而棄之弗究三子之賢也

宋書列傳三十也

古

之展用賜歸老之職榮者固非器焉  
謂潛怨庶外進競不已勸言亮直觸高斯發小  
人之情雖所先素猶許其言改不怠加考勤恃  
賴仁弘必永寄貸非苟集要請之義委弱制  
所爲皆資人說又寧嘗斷朝要非才恃光與  
舊慢戾斯事

政綱從

豺虎以清王計不朽賴將盡不足窮法可待原  
罪徒付交割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

罪徒付交割

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

自五刑所施者必加笞篠爰前後豐赤理

由廢棄海塘寔元國憲但蚤蒙朕譖曲矜愚朽

既經大

奏以爲宋多

陛下特除廣州統內郡方

令既下爰已至交州值

安葬致病

工人孝長仁爲亂悉誅先來流寓

無或免者長仁素聞多以智言諭義致得無

患父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遷京都以  
奏爲南濟陰太守復除中叢大夫元徵三年卒

時年八十二

上主

記良

阮佃夫會稽諸善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  
天宗初出閣選爲三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  
宋光中太宗又請爲善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  
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  
時至惶懼十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元及  
帝左右琅邪

劉光世

蘭陵繆玄盛丹楊周登

謀未失所差之與太宗有舊方風等乃  
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說先告太宗立皇后辛

徵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鏗、畢生亦在其例。

聚被遣察度蓋上俟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

動止

子文祖今文祖報佃夫早

元年十一月

浦時帝出幸華林園

安王休仁、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  
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任夫以告外駕。  
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王壽蒙之細蠱主敬  
彭城美產之差之。又語所領紅燈將臨淮主敬  
則幼又告主書舍人戴明。戴明應明責幼。

主書列傳三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東真日，徇曉，同六等勸取，開鼓後，切豫約焉。  
外使錢鏗、畢生、畢羣、婁安王休仁等皆帝欲南巡。  
腹心直閣將軍宋越等言之，並聽。出外裝束，唯  
有隊主樊信整防華林閣是柳氏世鄉人也。此  
美之信整。之命姜產之一，又與隊副陽平轟臺  
及所領壯士

之陽

聚於慶省，個夫處力少，不

更欲招合壽宗之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觀云：後堂有口，其父帝於竹林堂前與巫

之建安王林作坐山主立從帝素不許見輒切齒之元與但夫成謀大慮禍至物力

前人美

言靈符書

放則俞道龍宋達之

繼進竹仁「不聲甚疾詔休祐曰寧作矣相  
李景陽山帝見察之至引弓弟之不幸乃  
之追而殯之事定宣令宿衛曰宋東王受太  
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  
之封應城侯食邑千戶姜達之汝南侯

宋書烈祖皇帝

十一

夫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戶王言隆吳平縣  
淳于文袒陽城縣侯食邑五百戶李道兒  
新塗縣侯繆方盛劉公義侯周參之曲陵縣  
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所食邑宜縣侯壽慶  
陽縣子田將樂縣子王散則重安縣子而  
道龍茶陵侯  
百戶侯

軍侍御史薛索兒渡淮

之零陵縣子食邑各

山陽太守程一祚又反二四夫與諸軍討之  
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遷所司

助赤坂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住

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

并前十三

永將擊將軍假寧朔將

輔國將軍兼

軍孟次陽與二衛參軍

次陽字崇

南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爲山陰王

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唱  
鑿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  
騎將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成淮陰  
立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

弘四年

宋書傳五十四

大

監生王叔

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  
戴大明之世方之篤義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  
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  
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角貨賄凡事非  
重賂不行人丁飼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完倉庫  
池諸王邸第

玉錦繡上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古

莫不法效焉於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  
絜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

大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

帶便命

時珍羞莫不盡

南凡諸火齊並旨始烹文此寺

數十種

便舞類皆心

主上口不能過也泰始

數十人以待賓客故

軍功既多不私無序偶夫舊從府謹省受不次  
之位捉車人虎賁守郎傍焉者員外郎朝士  
賤莫不自結而矜微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差是  
與沈勣吳郡張衡藝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遠  
將軍淮南太守還號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

宗嘗駕後廢帝即位傳失權任善言參古  
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食如故徵用善  
澹爲武陵郡衛尉善粲以下皆不同而相夫  
禪教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善言司空  
領右軍將軍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  
年遷使持節豫州刺

昌黎公增邑二千戶時廢帝猖狂好出遊  
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威勢甚盛

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廬舍外莫不

止

佃夫密與直閣子軍中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

## 竇謀

成土五年春帝欲往江乘

帝每北出

主樂遊苑而棄之而去

嘉慶八年補刊  
夫欲稱太夫人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

宋書列傳五十四

二十

時年五十一年始初爲外監配張求諸軍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千人賈其无胡人看竹林堂功元徵中自陳功劳求加封尋乃封爲郢縣子食邑二百戶發田夫之謀以至  
之三右軍將軍昇明元年生爲山陽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弟如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卒

本立多納貨

頭請謁無

有一不從切

聖常云利乃在

何憂不辨贓尉吏研邏將七

手爲有

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

乃殺之

姜產之奉之半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晉平王  
佐祐壽寧共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  
年文茂與虜戰一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

即故

李道見高淮人奉爲湘東三歸霸三湘東國

卷之五

宋書卷之五

六

三朝

言令太宗即位精進至貞外號駕侍郎淮陵  
守秦始二年薨中書通直舍人夢給事中四年  
病卒

王道隆三與烏程人兄道之涉臺言書彙見  
美吳吳太今詩之謂人曰有子弔如王道是  
無所少始重

史道隆

傳令失旨遣

一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

補典義署內監及即位爲南臺侍御史稍

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秦始二年兼

通事舍人以父旨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

戶五十三

呂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

帝即位自

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子

兼舍人

遠隆爲大宗所委過於佃夫禾

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旣父家產豐積亨

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

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

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苑南

嘉靖十年補刊

宋書列傳卷四

三十三

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勔於石頭勔至命聞  
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旋自弱邪  
勔不敢復言催勔進戰勔度杭便敗賊乘勝  
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躉蹠不肯  
前遂爲戎兵又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  
將軍益州

楊運

父初爲宣城郡吏太守

解史名素善

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

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

夫道降李道兒等益執權要稍至貪外散

郎南平昌太守如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即

位與佃夫

中以平桂陽

子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

封南城縣子食邑八

戶元徽三年

自立爲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

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  
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  
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

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

弘治四年

宋傳五十四

二十三

監主王相

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

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齋

王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成  
典舊非本始自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

跡以成狎者

踰情殊塗一致權歸

狎異世同

猶豐少多顯

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

宗之拘寧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列傳第一

宋書九十四

二十四



